

像名侦探一样思考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

探案全集

【英】阿瑟·柯南·道尔 ◆ 原著

2

《四签名》
《绿玉皇冠案》
《戴面纱的房客》

山东教育出版社
SHANDONG EDUCATION PRESS

The Complete
Sherlock Holmes

像名侦探一样思考

福尔摩斯

探案全集

【英】阿瑟·柯南·道尔◆原著
武汉捷卓图文销售有限公司◆编绘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 (英) 柯南·道尔
(Conan Doyle, A.); 武汉捷卓图文销售有限公司编译.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28-9206-8

I. ①福… II. ①柯… ②武… III. ①侦探小说—
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75421 号

责任编辑: 白汉坤 刘仕洋 张彤彤 朱泓桥 崔舒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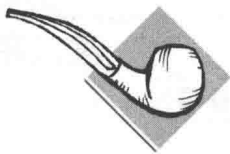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英] 柯南·道尔 著

主 管: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 版 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0531) 82092664 传真: (0531) 82092625
网 址: sjs.com.cn
发 行 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 湖北知音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80mm × 1230 mm 32 开本
印 张: 32 印张
书 号: ISBN 978-7-5328-9206-8
定 价: 128.00 元 (全八册)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27 - 81801382)



前言

“夏洛克·福尔摩斯”是 19 世纪末英国侦探小说家阿瑟·柯南·道尔塑造的一个才华横溢的私人侦探。

柯南·道尔，1859 年 5 月 22 日出生于英国北部城市苏格兰首府爱丁堡。他一共写了 60 个关于福尔摩斯的故事，包括 56 个短篇小说和 4 个中篇小说。这些故事在 40 年间陆续在《海滨杂志》上发表。故事主要发生在 1878 年到 1907 年间，最后的一个故事是以 1914 年为背景。这些故事中有两个是以“福尔摩斯”的口吻用第一人称写成，还有两个是以第三人称写成，其余的都是他的助手华生的叙述。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包括“冒险史系列”“新探案系列”“回忆录系列”“归来记系列”以及《血字的研究》《恐怖谷》《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四签名》。

柯南·道尔笔下的神探福尔摩斯善于通过观察与演绎法来探究问题，其人物形象无数次被搬上大荧幕。平常他在贝克街 221 号 B 的公寓里悠闲地抽着烟斗，等待委托人上门或者做化学实验。一旦接到案子，他立刻会变成一只追逐猎物的猎犬，开始锁定目标，将整个事件抽丝剥茧、层层过滤，直到真相大白。华生是他多年的得力助手，他的传记作家，以及他一生的挚友。



福尔摩斯的相貌和外表，乍见之下就足以引人注意。他有六英尺高，身体异常消瘦，因此显得额外颀长；细长的鹰钩鼻子使他的相貌显得额外机警、果断；下颔方正突出，说明他是个非常有毅力的人。他经常拿着烟斗与手杖，外出时戴黑色礼帽。

福尔摩斯以他严谨的推理、丰富的想象力将各类复杂案件抽丝剥茧，使一个个罪犯无处遁形，同时也使警界的正规军不得不经常来向他请教，并为他的侦探才能叹服。

毋庸置疑，“福尔摩斯”已经成了名侦探的代名词，或者说“福尔摩斯”已经成了一个符号，一个象征智慧的符号。

在编辑这套《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的过程中，我们精心筛选了原著中的精彩篇章。这些故事结构严谨，情节跌宕起伏、环环相扣、引人入胜。





四签名	1
第一章 演绎法的研究	1
第二章 案情的陈述	9
第三章 寻求解答	13
第四章 秃头人的故事	17
第五章 樱沼别墅的惨案	25
第六章 福尔摩斯作出判断	31
第七章 木桶的插曲	38
第八章 贝克街的侦探小队	45



第九章 线索的中断	52
第十章 凶手的末日	62
第十一章 大宗阿格拉宝物	68
第十二章 琼诺赞·斯茂的传奇故事	72
绿玉皇冠案	91
戴面纱的房客	111



四签名

第一章 演绎法的研究

福尔摩斯从壁炉台的角上拿了一瓶药水，再从一只整洁的山羊皮皮匣里取出皮下注射器来。他用白而有劲的长手指装好了精细的针头，卷起了他左臂的衬衫袖口。他对着自己肌肉发达、留有很多针孔痕迹的胳膊沉思了一会儿，终于把针尖刺了进去，接着推动小小的针心，然后躺在绒面的安乐椅里，满足地喘了一大口气。

如此数月，虽然我已经看惯了他每天重复做的这个事情，但对这三个动作，心里却颇不赞同，而且越来越无法忍受看见这些动作。每晚我的良心都在咒骂自己，因为我没有勇气阻止此事。但这一天的下午，也许是我在午饭时喝的一些葡萄酒，也许是因为他那极其散漫的态度激怒了我，我觉得再不能容忍了，冲他喊：“今天注射的又是什么？吗啡或可卡因？”

他刚打开一本旧书，无力地抬起头来说道：“这是可卡因，7%的溶液。你要试试吗？”

“我不要试。阿富汗的战役害得我至今没有恢复体质。我





再不能摧残它了。”

他对我的恼怒，含笑答道：“也许你是对的。不过我感觉它既然有这样强烈的兴奋作用和醒脑的能力，那么它的副作用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可你也得考虑下利害得失吧！它不仅会引起你的部分器官组织变质，还会导致它们长期的衰弱。我这不仅是站在朋友的立场，更是作为一个对你的健康负责的医生而对你进行的劝告。”

这时他把两肘放在椅子扶手上，说：“我好动不好静，无事可做时就会心绪不宁。我憎恶平淡的生活，我追求精神上的兴奋，因此我选择了我自己的特殊职业——也可以说是我创造的职业，因为我是世界上唯一从事这种职业的人。”

“唯一的私人侦探吗？”我问。

“唯一私家咨询侦探。我是侦探的最高裁决机关。当葛莱森、雷斯垂德或埃瑟尔尼·琼斯遇到困难时——这倒是他们常有的事——他们就来向我请教。我以专家的资格审查材料，贡献一个专家的意见。我不居功，报纸上也不发表我的名字。工作本身使我的特殊精力得到发挥的这种快乐，就是给我的无价报酬。你总还记得在杰弗逊·侯波案里我的工作方法所给你的一些经验吧？”

“那是我平生从未遇到过的奇案。我已经把它写成了一本册子——《血字的研究》。”





他不满意地摇摇头，“我略约看过一遍，实在不敢恭维。要知道，侦探术应当是一种精确的科学，应当用同样冷静而不是感情用事的方法来研究它。你把它渲染成一种带有小说色彩的办案方式，弄得它像是在几何定理里掺进恋爱故事一样了。”

“但案件的确有像小说的情节，我不能歪曲事实。”

“有些事实可以不写，只需把重点显示出来。这案件里唯一值得提出的是我从事实的结果中找出原因，再经过精密分析和推断而破案的过程。”

我写那篇短文，本来是想要得到他的欢心，没想到反而受到了他这般的批评，我感到很不快。他的要求似乎是：我写出来的东西必须是完全描写他个人的行为。在我和他同住在贝克街的几年里，我不止一次发觉我那伙伴在静默和说教的态度里，总隐藏着一些骄傲和自负。我不愿多说了，只是坐着，抚摩着我的伤腿。它曾被枪弹打穿，虽然不碍走路，但是一遇天气变化，我就感到疼痛难忍。

停了一会儿，福尔摩斯拿起了烟斗，慢慢说道：“最近我的业务已经发展到欧洲大陆了。上个星期就有一个叫福朗斯瓦·勒·维亚尔的人来向我请教，你也许知道，这人在法国侦探界里已经小有名气。他具有凯尔特民族的敏感性，可他缺乏提高技术所必需的广泛学识。他请教的是一件有关遗嘱的案子，很有意思。我给了他两个相似的案情供他参考，这就是今天早晨接到的他的致谢信。”说着他就把一张弄皱的外国信纸递给了我。我看了看，信里夹杂着许多恭维他的话。





“他说话的语气像是个在和老师讲话的小学生。”

“啊，他自己也有相当的才能。一个理想的侦探家所必备的条件，他大半都有。他有观察和推断的能力，只是缺乏学识，这个，他将来还是可以得到的。他现在正在把我的几篇短作译成法文。”

“你的作品？”

“很惭愧，我写过几篇专论，全是技术方面的。在《论各种烟灰的辨认》里，我举出了140种烟灰，包括雪茄烟、纸烟以及烟斗丝烟灰等，还用彩色的插图说明了各种烟灰的区别。烟灰是在刑事案件审判中常常出现的证据，有时甚至是全案最重要的线索。如果你回忆一下杰弗逊·侯波案件，你就会知道：烟灰的辨别，对于破案的帮助有多重要。”

“你对审查细微的事物确实具有特殊才能。”

“是因为我感觉到了它们的重要性。这就是我写的关于跟踪脚印的专论，里边还提到使用熟石膏保存脚印的方法。噢，我只顾着说我的嗜好，使你心烦了吧？”

“非但不觉得心烦，并且极感兴趣。因为我亲眼看见过你使用这些方法。你方才谈到的观察和推断，在一定程度上，两方面是彼此关联的。”

他靠在椅背上，从烟斗里喷出一股浓厚的蓝烟来，说：“没有什么关联。举例来说，观察的结果是：你今早去过韦格摩尔街邮局，而通过推断得出的是：你在那里发过一封电报。”

“对！但是我真的不明白，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太简单了，简直用不着解释，但解释一下倒可以分清







观察和推断的范围。我观察到在你的鞋面上沾有一小块红泥，韦格摩尔街邮局对面正在修路，从路上掘出的泥堆积在便道上，走进邮局的人很难不踏进泥里，那里的泥是一种特殊红色，据我了解，附近再没有那种颜色的泥土。这是从观察上得来的，其余就都是由推断得来的。”

“那么你怎么推断到那封电报呢？”

“今天一上午我都坐在你对面，并没见你写过信。我也注意到在你桌上有一大整张邮票和一捆明信片，你也没有动。所以你去邮局除了发电报还会做什么呢？”

我略想了一下，说：“确实如此。那我现在给你一个稍复杂的测验，你不会觉得我鲁莽吧？”

“很乐意，这能省去我今天第二次注射可卡因了。”

“现在我这里有一只新得来的表，你能不能说它的旧主人的性格和习惯呢？”

他把表拿在手里仔细端详，看看表盘，又打开表盖，仔细察看了里面的机件，又找来高倍放大镜观察。最后，他关上表盖，把表还给了我，“这里几乎没有遗留的痕迹可寻，因为这只表最近擦过油，把最主要的痕迹擦掉了。”

“不错，这只表是擦过油泥后才落到我手里的。”我对他用这点当借口来掩饰失败很不以为然。

他仰望着天花板，说：“虽然遗痕不多，但我的观察也并没有完全落空，我暂且说一说，请你指正吧。”

我点点头，没有作声。





“我想这只表是你哥哥的，是你父亲留给他的。”

“对，你是从表背面上刻的‘HW’知道的吧？”

“不错，‘W’代表你的姓。这只表差不多是 50 年前制造的，表上刻的字和制表的时期差不多，所以我知道这是你上一辈的遗物。按照习惯，凡是珠宝一类的东西，多传给长子，长子又往往袭用父亲的名字。如果我没记错，你父亲已去世多年，所以我断定这只表在你哥哥手里。”

“这都不错，还有别的没有？”

“他放荡不羁，开始他有一个光明的前程，可是他错过了这大好时机，所以常常生活潦倒。但也有景况很好的时候，他最后因为好酒而死。”

我从椅子上跳起来，内心感到无比辛酸。“我真无法相信。你先前肯定探访过我哥哥的惨史，现在假装用一些玄妙的方法推断出这些事实。”

“亲爱的医生，请你宽恕我。我是按着理论来推断这个问题的，却忘了这可能对你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我向你保证，在你给我观察这只表之前，我并不知道你还有一位哥哥。”

“可你怎么奇妙地推测出这些事实来的呢？”

“这还算侥幸，我只是说出了一些可能的情况。”

“那么你并不是猜想出来的了？”

“我向来不猜想，这有害于逻辑的推理。你之所以觉得奇怪是因为你没有了解我的思路，没有注意到那些能推断出事实来的细小问题。举例来说，我开始时说你哥哥的行为很不谨慎。





请看这只表，不仅下面边缘上有两处凹痕，整个表的上面还有无数伤痕，这是因为他习惯于把表放在有钱币、钥匙一类硬东西的衣袋里的缘故。对一只价值五十多金镑的表这样漫不经心，说他生活不检点，不算是过分吧？单是这只表已经如此贵重，若说遗产不丰富，也是没有道理的。”

我点点头，表示领会了他的道理。

“伦敦当票的惯例是：每收进一只表，必定要用针尖把当票的号码刻在表里面。用放大镜细看里面，发现这类号码至少有四个。结论是：你哥哥常常窘困，有时景况也很好，否则他就不会有能力去赎当了。这有钥匙孔的里盘，钥匙孔周围有无数道钥匙孔刮痕，这是钥匙摩擦造成的。清醒的人的钥匙会有这些刮痕吗？但醉汉的表绝对会留下这些刮痕。他晚上上弦，留下了手腕颤抖的痕迹。所以这些还有什么神秘的呢？”

“一经说破，如见天日。我对你的冒犯，还请你原谅。我应当对你的神妙能力有更大的信心才对啊。请问你目前手里还有没有侦查的案件？”

“没有，所以才注射可卡因。因为不用动脑，我就活不下去。犯罪是寻常的事，人生在世也是寻常的事，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寻常的事还有什么呢？”

忽然外面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房东托着一个铜盘走了进来，上面放着一张名片。她对我的伙伴说：“一位年轻的女士求见。”

他读着名片：“梅丽·摩斯坦。这个名字很生疏。赫德森





太太，请她进来。医生，我愿你留在这里。”

第二章 案情的陈述

摩斯坦小姐以稳重的步履、沉着的姿态走进屋来。她体态轻盈，戴着颜色深浅适中的手套，衣着简单素雅，看得出她是一个生活不太优裕的人。她的面貌虽不是那么美丽，但一双蔚蓝的大眼睛，却是饱满有神，富有情感。就女性而言，我从没见过一副这样高雅和聪敏的面容。当福尔摩斯请她坐下时，我看见她嘴唇微动，两手颤抖，显示出紧张和不安。

她说：“福尔摩斯先生，我来这里找您是因为知道您曾为我的女主人西色尔·弗里斯特夫人解决过一桩家庭纠纷。她对您的协助万分感激，也很钦佩您有一身破案的本领。”

福尔摩斯想了想，说道：“西色尔·弗里斯特夫人那一件案子，我记得是很简单的。”

“她并不认为简单。而我所请教的案子也不简单，我想再也没有任何事情比我的处境更离奇了。”

福尔摩斯饶有兴趣地问道：“谈谈您目前的处境吧。”

“事情是这样的：我父亲是驻印度的军官，我很小就被送回英国。我母亲早已去世，国内又没有亲戚，我被送到爱丁堡城一个环境舒适的学校寄读，直到17岁才离开。1878年，我父亲是团里资格最老的上尉，所以请了12个月的长假返回祖国。





他从伦敦拍来电报，说他已平安到达伦敦，住在朗厄姆旅馆，催促我即刻前去。我一到伦敦就坐车去朗厄姆旅馆了。司事告诉我说，摩斯坦上尉确实住在那里，但从头天晚上出门后到现在还没回来。我等了一天，毫无消息。到了夜里，我采纳了旅馆经理的建议，去警察署报案，并在第二天早上在各大报纸上登了寻人广告，但没得到任何结果。直到现在，始终没得到我父亲的任何消息。他回到祖国，本想可以享清福，没想到……”

她话没说完，已经泣不成声。

福尔摩斯打开记事本问道：“日子还记得吗？”

“1878年12月3日失踪，差不多已有10年。”

“他的行李呢？”

“还在旅馆，行李里找不出什么可以作为线索的东西——有些衣服和书籍，还有不少安达曼群岛的古玩。他从前在那里是监管囚犯的军官。”

“他在伦敦有没有朋友？”

“只知道驻孟买陆军第三十四团的舒尔托少校和他同在一个团。他前些时候已退伍，住在上诺伍德。我们和他联系过，可他不知道我父亲回国。”

福尔摩斯道：“真是怪事。”

“还有最奇怪的事呢。大约6年前——准确日期是1882年5月4日，《泰晤士报》上有则广告，征询我的住址，并说如果我回复他，会对我有好处，可广告下面没有署名和地址。那时我刚到西色尔·弗里斯特夫人家当家庭教师。我和她商量后，

